

「世界的日本通」王芑生(下)

陳 敦 正

國聯顧問卓著功績

王芑生虛懷若谷，對王正廷部長等的嘉許，並不引為自豪，他仍認為對國家奉獻不夠，對日本問題，仍應繼續蒐集資料，深入研究，非讀即寫。各方爭相邀聘，出任高職，凡不適王氏興趣者，均遭婉拒。如陳儀（公俠）曾一度邀任蚌埠禁烟局長，王自矢廉介，不諳胥吏弊端，恐監督無能，亦經婉謝，蓋終身不欲打任何稅收事務也。其出處之慎重，有如此者。

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二）四月中旬，芑生據種種資料研判，認定至遲不出是年九月，日本必向東三省發動事變，因赴北平，請張學良預為之備，張不悟，乃憂憤成疾。愈後，應張氏之聘，為東北外交研究委員會委員，並在北平，創辦「外交月報」，由王氏首任主編，當時著名學者如徐淑希、蔣廷黻、張忠絃、王世雍、劉馥、余協忠、尹秀峯諸先生，亦均參加此項研究與撰述工作。蓋當時張學良漢卿統軍關內，坐鎮北平，旋受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北平綏靖主任兼政委委會主任也。

「九一八」瀋陽事變發生後，日本佔領東北，我國訴諸國際聯盟。國聯派遣李頓調查團來華，並前往東北實地調查，我政府派顧維鈞（少川）代表，參與其事。當時，東北外交研究委員會，為政府提供國際聯盟調查團有關東北外交資料及說帖，達五十四種之多，大都出於王芑生之貢獻。此事對於以後該團提出報告，具有甚大之影響力，王芑生所主編之「外交月報」，亦因他對外交問題有深入的研究，取材嚴謹，在北平出版界，享譽一時，影響深遠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（一九三三）王芑生奉政府遣派，出任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團顧問，前往日內瓦工作。據游彌堅的憶述說：「那時王芑生先生將他苦心蒐集的幾十大箱日本書籍，全部運到日內瓦。令我吃驚的是，他居然保存了一整套自明治時代創刊，在日本非常權威的外交雜誌，一本也不缺少。我國在國際聯盟，控告日本侵華，王芑生先生是我國提供資料最有力的來源。國聯辯論這個問題，曠日持久，王先生自然要源源不斷地提供資料，所以他日夜不停的看和寫。然人總是人，不是機器，最後他終於辛勞過度，使雙

目幾乎失明。我因此更不能不多去幫他的忙。我真佩服他對日本問題，竟下過那麼深的工夫，幾十大箱書，某一問題在那一本書的幾幾頁幾幾段，他都記得清清楚楚，絲毫不差。他是一位偉大的無名英雄，不求功、不求利、不求名也不求他人的瞭解，祇是埋頭的為我們苦難的國家，貢獻出他的一份力量。」

那時，游彌堅先生是國際聯盟中國代表團的秘書，我們聽了他的一段話，便知王芑生對國際問題植基之深，尤其對日本問題，更是透徹瞭解。不但親自撰擬國際聯盟調查團（亦稱李頓調查團）中國代表的說帖，且參加了第十三屆、第十五屆的大會及秘書廳各項會議。各國外交名流，爭晤先生，詫為奇士，咸認為王芑生不但是「中國的日本通」，亦是「世界的日本通」。可見其聲譽之隆，享譽之廣。

國際聯盟事畢後，王氏即乘間前往倫敦，考察歐洲外交及風土人情，並在倫敦大英圖書館中，潛心研究日本史籍兩年，對於日本遠古史，幾無所不窺。王原擬在抗戰勝利後，以其餘年，發其餘緒，著「日本遠古史」，不幸天不假年，竟

未及着手。此與蔣廷黻先生的情形，正復相同。蔣原擬著「中國近代史」，不克問世，而邊遊紐約，同為國家的重大損失。

中土關係策劃研究

民國二十三年（一九三四），中國與土耳其

，鑒於孫中山先生與凱末爾將軍，革命思想，完全一致，決定彼此建立邦交，創設大使館。是年五月四日，胡世澤奉命前往土耳其首都安哥拉，簽訂「中土友好條約」，五月二十五日我立法院予以通過，六月五日復經土耳其國會批准。八月十七日，在日內瓦互換條約。十二月十二日，我政府正式任命賀耀組（貴嚴）為駐土耳其全權公使。時王芃生適在倫敦研究（若干資料謂王適在日內瓦，經筆者考訂有誤），經賀邀任土館參事。駐英郭泰祺（復初1890—1962）大使，猶謂王在華盛頓會議，同資格者，多已早任公使，今尙屈就參事，頗為惋惜。王謂：日本終不免為敵，中土關係，如不友好，則亞洲將無地位，乃欣然前往襄贊。王奉命後，於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四月十一日，到達土京安哥拉，下榻百樂屋大酒店。因安哥拉為土耳其革命後的新都，而土使館又為新闢使館（按我國與土耳其，以往僅與回教界，發生若干往還，其餘關係，幾至完全斷絕）。經王氏一個月的積極籌劃，於五月十六日，正式開館辦公。開館後，除一般例行外交業務外，以研究土耳其的立國精神為中心工作。由王芃生手擬研究計劃，上自歷史和地理的因素起，以至當時的內政、外交措施的着眼止，作完整而有系

統的研究，並依照館員的專長，分別負責撰稿，而由王親自加以綜合，使用了五、六個月的時間，這種努力，終於完成。並將研究所得，由外交部所刊行的「外交月刊」，編為專號，全部發表，使國人對土耳其獲得了清楚而完整的概念，成為一件不朽的功績。

繼以同樣的方法，整理出一部介紹我國史、地、黨、政、軍、經……的材料，譯成土耳其文，交由當地最負盛名的報紙雜誌，專號發表，也使土耳其人，對我國獲得了清楚而完整的概念。抗戰軍興，土耳其朝野，始終同情我方者，未始非此專號之影響。

王芃生對於我國歷史和語文，研究有素，屬於第一流學人，他將我國周、漢、唐書上，有關土耳其的史實，繼續不斷的介紹給土耳其歷史學會。又將中、土兩民族在語言上的共同使用語，如：天（Tanrı）、水（Su）、旦（Tan）等等，介紹給土耳其語文學會，並說明中土兩民族，在語言上的淵源，而博得土耳其學界的贊佩。王氏在土耳其一年，除上述成就外，並撰有「匈奴史上及突厥史上譯語之語源」及「匈奴史之新研究」。忙碌情形，概可想見。

五渡扶桑參與艱鉅

民國二十五年（一九三六）三月六日，許世英（靜仁）出任我駐日大使，以王芃生為「日本通」，基於國家需要，被調為駐日大使館參事，協助許大使，輔弼館務。蓋「九一八」、「二二八」事件，相繼發生之後，中日關係微妙，日趨

惡化，大有山雨欲來、聲勢凌厲之勢，如南京「藏本失踪」事件等等，不絕如縷。王芃生於四月，由土耳其到達日本東京，出任艱鉅。即以是年（一九三六）一年而言：中日所發生之大事舉其拳拳大者而言：可概知當時中日外交之繁重。

——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在天津舉行會議。並增設駐綏遠特務機關。（一月十三日）

——日本外相廣田在貴族院演說，提出對華三原則：（一）中日親善提携。（二）調整中、日、「滿」關係。（三）共同防共。（一月廿二日）

——日本駐華大使有吉明卸任返國。新大使由有田繼任。不數日，有田又被調長日本外交。（二月及三月事）

——外蒙與偽「滿」在貝爾湖附近起衝突，日「滿」軍佔領烏蘭呼都克（二月十二日），並攻擊外蒙之阿底克多倫。（三月二十日）

——日本以大批私貨運天津，秦皇島關員緝私，被浪人痛毆。（三月三十一日）。據海關當局表示，因日人走私漏稅，超過正式稅款之四倍。

——日本藉口保僑，大量增兵華北，並以田代院一郎繼任華北日駐軍司令。我外交部接日本外務省復文，謂增兵華北，並不違反慣例。（五月）

——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，發表大會宣言及抗日救國初步綱領。（六月一日）

——日本武官在天津集會，討論促成冀察政權「明朗化」以困擾我政府。（六月十七日）

——日本以駐天津領事川越茂升大使，呈遞

國書。(七月三日)

——日軍與我二十九軍，在大沽口發生衝突。(七月十日)

——旅滬川人，反對日本在成都設領事館，並在成都發生暴動，日人兩人重傷斃命。兇犯兩名遭槍決。(七、八月)

——日艦兩艘，為北海事件(民衆反日示威，憤毆日商中野致死)由滬開粵。(九月九日)

——漢口日租界日警吉岡被狙殺。(九月十九日)日艦由滬開漢口，入晚陸戰隊武裝登岸。(九月廿一日)

——上海日本水兵被槍擊，一死二傷，日海軍陸戰隊立即戒嚴，並越界佈防，形勢嚴重。(九月廿三日)

——日本內閣決支持強硬政策，訓令川越茂向我外交部長繼續談判。(九月二十五日)

——日本外相有田，發表重要宣言，謂請中國從速決定與日本携手與否？(九月廿八日)

——日本認為中日局勢無進步，盼蔣委員長與川越茂直接談判。(九月三十日)

——日本政府派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，馳赴南京，對川越大使，傳達新決議案。(十月二日)

——王寵惠接見上海新聞界，談中日交涉問題，謂日方要求與蔣委員長談判，各國並無此事例。(十月四日)

——但蔣委員長仍以行政院長身分，接見日使川越茂，說明一切問題，應本平等原則協商，並須尊重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。(十月八日)

——我駐日大使訪日本外相有田，建議中日懸案，部分解決，遭有田拒絕。(十月廿三日)

——華北日軍開始攻平大演習，逕入北平市

，綏東形勢緊張，日機飛綏偵察。綏省主席傅作義發表談話，謂決予侵犯綏省者以痛擊。蒙偽軍旋即由百靈廟進犯綏北，被駐軍擊退。日本並派使察哈爾境內偽蒙軍及王英共軍，由綏遠東北方，進犯綏遠省。德王復在內蒙，組織親日的「軍政府」，成立「蒙古軍」。

——綏東戰事，因以揭開，援綏運動，因亦紛起。日本欲製造之「大元帝國」陰謀，因綏東軍事告捷而失敗。日本關東軍與偽「滿洲國」，則發表共同宣言，對偽內蒙軍犯綏，表示同情。(十一月)

——青島日海軍陸戰隊千餘名登岸，擅自以武裝力量，搜索我黨政機關。佔駐青島，幾達半月之久。(十月三日至十五日)

——旋因「西安事變」，中日外交，暫告膠着狀態。(十二月)

——以下為二十六年(一九三七)一至三月情形，一說王其生時已奉召返國。但他對中日局勢的發展，仍寄以極大的關切與注意，未放棄其研究與工作上的協助。國內資料，則謂王係於是年三月返國，故一併摘出，以供參考：

——日本飛機，飛青島上空，散發荒謬傳單，青島市政府向日領事提出抗議。(一月二日)

——日本浪人在鄭州，企圖暴動，被我破獲。我外交部向日領事提出抗議。(一月上旬)

——熱河發生張營堂等六人，被日本憲兵活埋慘案。(一月七日)

——日本廣田內閣總辭(一月廿三日)，日皇命宇垣一成組閣，遭軍部反對放棄，由林銑十郎繼任。於二月一日成立。旋於三月三日，任佐藤尚武為日本外務省大臣，我外交部部長，亦由

辭海牙國際法庭法官返國，共赴國難之王寵惠(亮疇)出任，於三月八日視事。

——日外相佐藤在衆議院演說「對華政策」，仍守所謂「三原則」(見前)，並聲明不放棄既得利益。(三月十二日)

——以上為王其生在日，一年前後中日關係之大要。時，許世英任大使，張羣(岳軍)長外交，內外相維，動關大計，王氏之辛勞可知。他雖僅居參事之名，但日人防檢，尤集於王氏一人。可見其在日本人心目中，分量是何等重要。

考察滇緬籌建公路

民國二十六年(一九三七)三月，王其生由

日返國，在上海小住，整理研究資料，與有關同志，商討時局，於五月十五日密呈中央，謂日本軍閥，不出七月上旬，必將發動戰爭，而控制華北全局，請軍事委員會設立國際問題研究所，親自主持其事。不久「七七」事變，果如所料。同年(一九三七)「八一三」滬戰爆發，王受任交通部長，迅即考察滇緬地區，籌建滇緬公路，在抗戰時期，我後方物資，全賴滇緬公路輸入，王洞燭機先，實棋高一著。厥後全力支持國際問題研究所(以下簡稱國研所)，以迄抗戰勝利。

——國研所的主要任務，為對日本軍政現勢的研析，供最高當局決策之運用，其使命的重大，不言而喻。王其生受命於國家危難之際，雖事屬初創，條件缺乏，任務又十分艱鉅，却能不辭辛勞，精心策劃，戮力以赴，當即物色有志之士，約二百餘人，展開工作，其中多為精通日文及熟知

日本國情的「臺籍」、「韓籍」或「閩籍」同志與留日學生，以一部分派赴敵後，搜集情報；一部分留在後方，擔任內勤。在極短的時間內，即具規模，作出績效。當時所羅致的人材，屬於臺灣籍的，有游彌堅、黃朝琴、黃國書、李萬居；等多人。王其生主持的特殊政治機構中，既充滿了書生的氣氛，更時常被披上了濃厚政治色彩的外衣。爲人之所不能爲，成人之所不能成，這是他主持研究機構的最大特色。

重大事變預測準確

「九一八」事變與「七七」事變的發生，均不出王其生之所料。國研所成立後，民國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十二月八日，日本偷襲珍珠港前十天，王其生即判斷日本將於十二月九日，發動太平洋戰爭，並將這份情報，分送駐在重慶的各國使館，雖然遲了一天，但其正確性，仍沒有被否定。最可惜的，是他的判斷，沒有被重視。否則，美國就不會吃那麼大的虧。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春，他曾就其所獲情報，判斷是年秋冬之際，敵人（日本）必對我屈服，後果應驗。他對日本國內外軍政情況，瞭如指掌，於此可見。國民政府主席 蔣介石於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致祭王其生時，祭文中有一段是這樣說的：

「……惟我同志（指王氏），聞鷄興起，軍門伏劍，智竭子孫；襄贊戎機，克勤克儉；決疑定策，多所匡正。國際問題，精研靡已，胸羅勝算，抗戰到底。……淮水清長，鍾山無恙，喪我元良，彌增悽愴。松崩百尺，

隨微誰嗣！……」

由此可以看出，蔣介石對王氏生前倚鼻之深，死後悽愴之切！王其生贊畫國是，實在是有多方面的成就，功不可沒。筆者來臺以後，近三十年來覺得有關「紀念和介紹王其生」的文字，少而又少，我想：這或許有兩個原因，一是王氏過去未曾執教上庠，門弟子太少，缺乏宣傳上的助力。二是王氏家族不顯，子侄在臺人數不多，社會關係不足，未能光大其事蹟。希望王氏生前好友，能多多爲文，將他的生平事蹟，加以介紹，以彰潛德。

博學機智折服日人

王其生是一個滿腹經綸，大智若愚的人，體型肖貌，配以短鬚短髮，酷似日本人，不但中文好，日文、英、德文也不壞。能說一口非常流利的日本話，因此他在日本的人緣極佳，所謂日本的漢學家，莫不爭相結識，在日本留有極多的詩詞和文字，這些都是與日本人唱和所留下來的，有許多作品署名「王曰叟」。

王出自貧寒之家，嗜書成癖，自幼手不釋卷，廢寢忘食。他在日時期，經常以所獲津貼及稿費收入，搜購所需書籍，置日常生活於困境不顧。回國後，亦不改讀書與寫作習慣，他對所見所聞，類能博聞強記，是以學識淵博，談吐高雅。有一次王其生應日本師團長大井成元中將邀宴，入座未久，大井成元意欲侮王，忽然說：「華諺：好漢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，君好漢乎？壞鐵乎？」王即反詢此語來源，大井說：「不知。」王

乃爲講述：周農兵、唐府兵之良制，遠非日本「竹橋兵變」及「血稅騷動」之徵兵所可及。迨府兵壞，而爲宋之廂軍；廂軍壞，而募無室家之壯丁爲鹽軍，日久餉給不繼，任其自活，滋擾亦甚，故有此諺。不獨非今，更非古有。孔子重「知之爲知之」，閣下既不知，何得以此譏我？一老軍醫監在座，乃舉杯說：「王武官勝矣！我讀漢籍數十年，猶不知此，而王武官反知『竹橋兵變』、『血稅騷動』。我們應爲中國將校的進步，舉杯共祝。」大井羞慚的說，事屬戲言，非常抱歉。

王其生之博學與機智，在他的對外關係與款接迎賓之中，幾乎處處可見。

王其生是一個具有高度愛國情操的人，他的贊畫國事，從學生時代，即已開始。有許多事，是完全基於一片愛國熱忱，出於自動自發，真是難能可貴。王其生所從事的工作，多爲謀略性的研究與建議，參贊戎機，吃力持重，非常辛苦，誠非局外人所易知；必需求諸國家檔案。要寫他對國是的贊畫，在檔案未公開之前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茲摘錄游彌堅先生的一段話，以結束本文。游彌堅說：「王其生的心目中，除了國家，沒有別的，他是一位偉大的無名英雄！不求功、不求利、不求名，也不求他人的瞭解，祇是埋頭爲我們苦難的國家，貢獻出他的一份力量。」王其生夫人鍾賢英女士，今逾八十高齡。嗣子王哈曰、王幼其，均學有所成，現伴母氏留居美國，從事工商事業。附記於此，以爲關心王氏後裔者告。